

古風韻·諧

一朝初登皇后位，  
惊飞「白瘦」无数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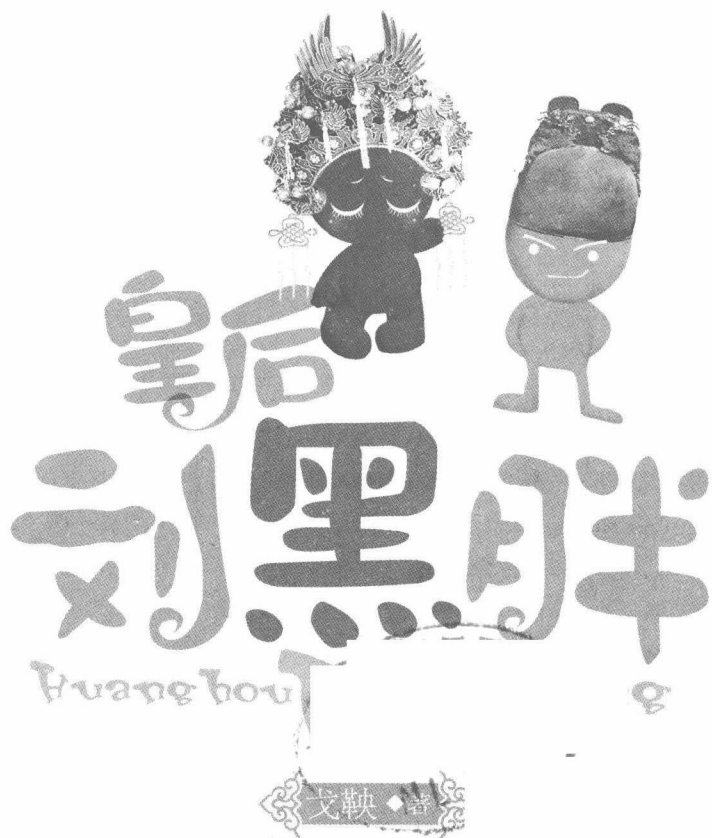
刘家黑胖初长成，  
养在陋巷无人识。



# 皇后 刘黑胖

Huanghou Liu Heipang

戈鞅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侯开 古月珊 王菲  
责任编辑：赵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陈秀梅  
封面设计：辛喙视觉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后刘黑胖 / 戈鞅著；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4

ISBN 978-7-5463-2560-6

I. ①皇… II. ①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403号

书名：皇后刘黑胖<sup>①</sup>  
著者：戈鞅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mm×980mm 1/16  
印张：19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3-2560-6  
定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Huang Hou Liu Hei pang

## 目 录

Huang Hou Liu Hei pang

第一章	威国公家的破事	1
第二章	一个皇后站起来	15
第三章	皇后生涯原是梦	23
第四章	良辰侍寝奈何天	34
第五章	帝王恩情旦夕改	48
第六章	兄弟之间的交流	63
第七章	此间风月最是浓	79
第八章	芙蓉如面柳如眉	94
第九章	谁醉卧梅花影里	105
第十章	木玉如何成佳偶	122

## 目 录

第十一章	西粤国的审美观	147
第十二章	仿佛吹箫月夜闻	159
第十三章	在天愿做双麻雀	180
第十四章	乱云漫入宫墙柳	193
第十五章	疏梅清唱替哀弦	206
第十六章	一对苦命小鸳鸯	218
第十七章	帷幄中谁人运筹	228
第十八章	夕望龙城阵云里	240
第十九章	是中更有痴儿女	264
第二十章	崆峒西极过昆仑	277
尾声		296



Huanghou Liu Heipang

## 第一章 威国公家的破事



这年头，朝廷栋梁不好做。

皇帝年幼，太后荏弱，宗室寥落，威国公刘歇把持朝政，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先帝爷的旧臣，如今在朝堂上议事的只剩下四个：符大丞相、凌大将军、吕大尚书和周大才子。

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这日下朝后，太后娘娘特地又将威国公招到御书房去，说些私密的话。

瞄着太后娘娘窈窕的背影和威公英挺的背影，朝堂上最大的四根栋梁照例又聚在了一块儿。

符大丞相摸着保养良好的花白胡子，煞有介事地眯着眼，就是不说话。

凌大将军等得发急，跺跺脚说：“你再不说老子就拔了你的胡子！”

符大丞相摸胡子的手颤抖了一下，终于清清嗓子道：“此事，十分玄妙呀！”

凌大将军冲动地想冲过去揍他。

周大才子慌忙拦住凌大将军，道：“丞相，您再隐而不言，将军大人可就要拔刀了！”

符大丞相用小眼睛瞄了瞄凌大将军腰间的大砍刀，叹了口气，“唉，依本相估计，无非……不过……”

凌大将军额上的青筋又爆了一条，他腰间的大刀噌地就要出鞘。

“……其实就是皇上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

……

凌大将军、吕大尚书、周大才子三人都情不自禁喘了口气。

吕大尚书说：“皇上也不过才一十二岁，谈什么婚事？况且皇上的婚事，和威国

公有什么干系？”

符大丞相又眯起小眼睛，“此事，说起来就更为玄妙了……”

下一刻，身材羸弱的符大丞相就发现自己背抵着冰冷的小墙角，整个人被笼罩在凌大将军强大的气场之中。

“他奶奶的……”

符大丞相连忙抚了抚凌大将军起伏的胸肌，“莫冲动，莫冲动，冲动是魔障……”

周大才子皱眉，“太后莫不是想同威国公结个儿女亲家？”

符大丞相点头，“周大才子精辟。”

“可是威国公并没有女儿呀。”凌大将军驱走体内的魔障，开始思索现实问题。

“没有女儿，可是他有个远房侄女儿啊，听说他那侄女儿在京里是出了名的色艺双绝呢。”

“就是那才气纵横的刘家白玉小姑娘吗？可是她的出身……”

“她虽然父母双亡，可是叔父是首辅大臣威国公，这身份就足够了。”

“唉，威国公这下成了皇上的半个岳丈，岂不是更加跋扈了？”

这三人互拉着衣角，小声交换着小道消息，浑然未觉一旁的吕大尚书已经习惯性地挺起了大义凛然的胸膛。

“太后娘娘怎可屈服于威国公的淫威之下，用皇上的终身大事来讨好他？不行，此事断断不可，我这就去当面禀告太后！”

周大才子慌忙从后面抱住他的腰，“不行，你不能去！”

吕大尚书翻着白眼，“为何不行？”

周大才子闭着眼睛，“你若是去了，必定要惹怒威国公，太后娘娘也必定不会理会你，你必定又要去撞墙。到时没人拦你，你岂不是要香消玉殒了吗？”

吕大尚书一愣，这才想起自己头上的确还包着纱布。上个月为了修河堤的事，在朝堂上撞墙留下的旧伤还没有好彻底。

太后和威国公都是没有良心的人，对于吕大尚书撞墙这件事情，一向是乐见其成。而撞墙这件事情，没有人拦着，的确也是不像话的。

吕大尚书又想了想，这才发觉周大才子的用语不当，“你说谁香消玉殒？”

周大才子面上红了一红，将抱住吕大尚书的手臂缓缓松开。

符大丞相笑咪咪地看着这一幕，拈着胡须继续道：“此事，的确是十分玄妙呀。”

御书房中。

太后娘娘从珠帘里面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那个修长冷硬的身影。

所有人都对威国公刘歇恨之入骨，甚至都在背地里称他为刘蝎子。可是谁都不得不承认，刘蝎子长得实在是十分俊朗，尤其到了中年，刘歇更是周身都散发着一股冷漠孤傲的霸气以及男人味……

也不知是谁说过，男人的气势都是由他的事业和权力支撑起来的。

呃……太后娘娘咳了一声，“威国公。”

威国公微微颌首，“太后娘娘有何吩咐？”

“实不相瞒，哀家今日是想同威国公商讨一下皇帝的婚事。”

刘歇挑眉，“皇上的婚事？”

太后娘娘咽了咽口水，“皇帝都十二了，虽然还没到能亲政的年龄，可是也该成亲了。”

刘歇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小皇帝要成亲，不过是亲政之路上的第一步罢了。

太后娘娘心下惴惴，暗骂了一声出这主意的徐太妃，又强笑道：“刘爱卿，哀家听说你家中侄女儿年方十一，正是花朵儿一样的年龄，不知刘爱卿可愿与哀家结个儿女亲家？”

刘歇一怔，他倒是没想过这一点。他想起自家那个性子冷僻的侄女儿，不禁皱了皱眉。那个丫头是个不容人摆布的性子，只怕当了皇后，也不会对自己有利。

过了很久，刘歇才慢悠悠地道：“太后说的是我家的女儿吧？”

太后呆了一呆，心想这刘歇明明只有三个儿子，哪里来的女儿？接着她马上反应过来，刘歇大概是打算认侄女儿刘白玉当女儿，好亲上加亲吧。

觉得自己猜到了这腹黑刘歇的心思，太后娘娘十分骄傲，于是挺直了脊梁说：“女儿也罢，侄女儿也罢，刘家的女孩儿，想必都是内外兼修的大家闺秀。刘爱卿若是愿意，明儿个我就颁旨赐婚。”

刘歇大大方方地敛裾跪下，“多谢太后娘娘圣恩。”

太后娘娘心里一毛。刘歇跪着，她坐着，可为什么她还是觉得自己比刘歇矮了一头？

她在心里叹气：皇儿呀皇儿，母后这也是迫不得已。所幸的是，刘家的女孩儿才貌十分出众，并不至于委屈了你。唉，只是希望今后你的岳父大人能对你手下留情。

轩罗殿前，小皇帝段云嶂正同皇弟段云重一人折了一根桂树枝，哼哼哈哈地比画着。

段云重胸口猛遭一击，立刻捂胸大呼，在地上摇摇晃晃地转起圈来。段云嶂见



他就是不肯倒下，便狠狠往他屁股上踹了一脚。段云重悲愤地看他一眼，猛地倒地，口吐唾沫而死。

段云嶂于是拄了桂枝，玉树临风，睥睨天下。

此时此刻，他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自己已经被亲娘出卖得彻彻底底，更不知道，自己快意恩仇的童年，在他的新皇后到来之后，会像一只美丽轻巧的纸鸢，飘出宫墙，消失不见。

经过大殿时，刘歇看到那几根栋梁又像往常一样蹲在角落唧唧歪歪，于是冷冷瞥了他们一眼，径直离去。

这一瞥，凝结了刘歇多年政治生涯和眼力的精髓，瞥得十分艺术。这一瞥，就像一盆凉水，把兴奋八卦中的凌、吕、周三个人浇了个透心凉，就连淡定的符大丞相都忍不住摸了摸胸口。

刘歇在心里冷笑。这朝廷栋梁四人组一直都在琢磨着怎么对付他，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不放在眼里罢了。

一个故弄玄虚的老头，一个横冲直撞的莽夫，一个要死要活的腐儒，一个吟风弄月的浪子，这样的四个人凑在一块儿，能成什么大事？

其实他刘歇的女儿能不能当皇后，他还真是不太在意。以他的地位，并不需要再多一个国丈的名号了，可是既然太后都提出来了，他也不好拂了太后的意。想到此处，刘歇唇角浮现一抹邪佞的残笑。

想起他的女儿，他收回了邪佞的残笑，嘴角抽起筋来。只因他想起，自己的确是有个女儿的。

当今的朝廷，威国公刘歇领首辅大臣之职。威国公和先帝段秉日、皇叔段拢月三人是至交好友，情谊非比寻常。先帝是庶子，当年多亏了刘歇和段拢月鼎力相助，才能顺利继位。

先帝薨的时候，小皇帝段云嶂只有七岁，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刘歇便当仁不让地接管了朝政，自此之后，权倾天下。至于皇叔段拢月，每日里拿把扇子，在皇宫里晃来晃去，跟太后捣捣乱，跟太傅下几盘棋，又或是调戏调戏宫娥，总之是不理朝政的。

太后垂帘听政，刘歇首辅领政，栋梁四人组参政议政，当中放着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外头游离着一个闲散的皇叔和若干更闲散的皇亲，这就是当今朝堂上的平衡。这平衡中的每一方都在试图打破这个平衡，却也都不敢随便打破这个平衡。

小皇帝立后之事，或者是一个契机。

刘歇家里有七个老婆，三个儿子，一个远房侄女儿刘白玉，唯独没有女儿。这样说好像也不确切，因为实际上他的确是有一个女儿的，但是因为刘歇在很多年里一直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个女儿，而其他各房自然也顺着他的意思，选择性地忽略这个女儿的存在。

这事，要从十二年前说起。

话说十二年前的某日，刘歇下朝回家，路遇大雨，轿子都淋透了，轿里的刘歇身上也湿了大半。刘歇进了家门，一边抖着袍子，一边看见府里新请的一个绣娘正在屋檐下绣花。那绣娘低头弄绣线的样子不知触动了刘歇哪根筋，他忽然就萌动悸动冲动了，接着就把人家给动了。

这一动不要紧，动了整整一夜，刘歇仍意犹未尽。然而第二天早晨，刘歇险些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

原来那绣娘长着一张黑黝黝的脸，身材也是丰腴得很，再加上细细的眯缝眼，傻笑起来，真是叫刘歇痛不欲生。刘歇反复回忆自己昨天是如何被这么个东西触动了心思，却无论如何都回忆不起来。

大概是雨天天暗，错把母猴看成了婊娟。于是刘歇自认倒霉，并将此事尘封在他的记忆里，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名列他奇耻大辱事件第二位，仅次于少年时偷邻居家新媳妇的花内裤被抓一事。

事后，那黑胖绣娘倒也很有自知之明，既没要名分，也没要财产，只揣了刘大夫人给的五十两银子便从府里离开了，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刘歇的生活里出现过。

这事儿，发生在刘府四夫人入府之前，后面的五六七夫人，都没听说过这事儿。

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刘歇在正房刘大夫人房里过夜时，大夫人淡淡地提了一下，说那绣娘生了个女儿。刘歇只“哦”了一声，也没有多说什么。

想不到如今这女儿却要派上大用场了。刘歇思量着，这个女儿毕竟是亲生的，可靠许多。况且那黑胖绣娘是个没有心机的下等人，女儿只怕也一样。就算当了皇后，今后要搓圆捏扁，自然也随他的意。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做皇后，自然比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侄女儿刘白玉合适一百倍。

越是思量，刘歇越觉得此事甚妥，于是回府，将事情与大夫人详细说了。

大夫人正在挑做冬衣的料子，听了这事，转脸淡然一笑，“那母女二人就住在城西的黄家巷子尾，公爷若是愿意，明天便可以去见上一面。至于其他的事情，就交

给妾身来办吧。”

刘歇赞许地点点头。这位大夫人，一向让他很是省心。

找女儿这件事，刘歇不欲声张。于是第二天，他穿了件灰色布袍，带了个贴身随从张千，便往城西去了。

到了黄家巷子，敲开了好几家的门，方才找到绣娘母女居住的所在。这些人家的女人们听说他们要找的人以后，都用帕子捂了嘴，咯咯地笑。

站在一扇长着青苔的木门前，刘歇深吸口气，便示意张千敲门。对刘歇这样的男人来说，要直面自己过去做过的荒唐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门里传来清亮的声音，“门没拴，进来吧。”

刘歇迟疑了一下，推门进去。

进门是个小院，头顶上搭了一方葱葱茏茏的葡萄架，绿得俏生生的，墙边摆了些盆花，都开得十分好看。地上平整地铺出一条青石小径，青石的那头，有一个女人穿着小花袄，在晾衣裳。

刘歇一时有些迷乱，仿佛他少年读书时做过的那个归隐田园的梦，成真了。

女人将袖子卷到肘边，耳边的头发有些散乱地垂下几绺。她转过身来，用手腕擦了擦额上的汗，咧开嘴笑，“这位客人，您要找谁？”

女人黑黑的，胖胖的，可是整个人都透着股爽快劲儿。

刘歇忽然觉得自己又有些冲动了，他咳了一声，“你认识我是谁吗？”

女人走过来，从上到下打量他一遍，“不认得。”

刘歇有些狼狈。

张千道：“这是当朝威国公，刘大人！”

女人愣住了，手腕停在额头上，手指滴下水来。

“你……”

“永福，我叫永福。”女人垂下眸子，声音却很有力。

“永福。”刘歇清了清嗓子，“我要见女儿。”

永福露出一口白牙，“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黑胖上学去了，很快就回来了，要不您二位先坐坐，我去泡茶。”她转身回屋，咣当一下关上门，将两人扔在院中，面面相觑。

刘歇几乎要以为那女人一个人躲进屋里哭去了，可是眨眼的功夫，她便又笑呵呵地出来了，一手抱了壶茶，捏两个杯子，一手还在肩上扛了两条小板凳，像玩杂耍的一样。

“来，坐。”她把那小板凳端正地放在葡萄架下，招呼着两个男人。

刘歇一生从没坐过小板凳，他于是转身来到墙边，作端详花盆状。

永福也不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她甩甩手，转身又自去晾她的衣服，权当这两个人不存在。

等了大概一刻钟，刘黑胖回来了。

黑胖一进门，便听到她娘兴高采烈地招呼，“黑胖，来，这是你爹。”那语气仿佛在说，黑胖，我今天多赚了一钱银子。

黑胖一愣，她看见院子当中坐着一个带刀的男子，面白无须，神情冷冽。这爹，会不会太年轻了些？黑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默默地把书包从肩上卸下来，接过永福递过来的一口茶喝了，又默默地走到那男子面前，叫了一声，“爹。”

谁知那“爹”的神情瞬间变得十分古怪。

刘歇靠墙站着，忽然觉得来这一趟十分后悔。他实在不想走到那小黑胖面前告诉她，我才是你爹。

终于，张千站了起来，冲黑胖行了个礼，“小姐，在下张千，是威国公府的一等护卫。站在那边的是威国公大人，才是您的亲生父亲。”

黑胖挑眉看永福，“娘，这男人说的是真的？”

永福点头。

黑胖于是转身走到刘歇身边，“爹。”这回的叫声里添了一丝不确定。

刘歇细细打量了女儿一番。这女儿，比他娘长得略微清秀些，却仍然是个黑胖。

“你去上学堂，都读些什么书？”

“刚读了半部《论语》。”

“很好，半部《论语》也可以治天下了。”刘歇轻捋着自己那几根美髯。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好，你问吧。”

“你说说，女子，是什么？”

黑胖没有立刻回答，她也在端详着这个刚见面的父亲。他长得很是俊朗，而且身上带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气度和自信。她的父亲，是沉声说一句话便能让千万人腿肚发颤的人。

她想起在先生书房里看过的汉高祖刘邦的画像，和她的父亲一模一样。

“班昭《女诫》中说，女子，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

“那只是班昭说的，你呢，你怎么看？”

“要我说，女子就是一个‘从’字，再加一个‘慎’字，从该从之人，行慎行之事。”

刘歇眼睛一亮，觉得已从黑胖沉静的眼眸中看出了几分自己当年的风采，又紧接着问：“那你觉得，皇后，又是什么？”

黑胖略一思索，“皇后，与普通女子无异，只是从该从之人，应誓死遵从，行慎行之事，当慎之又慎。”

刘歇抚髯大笑，“好，好，真不愧是我刘歇的女儿！”

永福见刘歇笑，便也跟着呵呵笑起来。

“黑胖……你没有名字吗？”刘歇又问。

黑胖点点头，“我娘就叫我黑胖。”

“……好，黑胖，从今天起，你有名字了，你叫刘金凤。”

“……”黑胖鄙夷地看他一眼，“爹，这名字还不如黑胖呢。”

刘歇咬牙，“我是你爹。”

黑胖偷眼看她娘，她娘仍然一脸傻笑，于是自己也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金凤知道了，爹。”

“金凤，你知道爹为什么给你取这样一个名字吗？”

“爹您不喜欢我？”黑胖试探地问。

“……”刘歇咳了一声，“金凤，我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你即将成为我刘家的金凤凰，要飞入万重宫阙，成为后宫之首，一国之母。”

刘歇说完这话，便静等着这母女俩发出惊恐的叫声，却一直没有等到。

半晌，黑胖，不，金凤小声说：“娘，天好像要下雨了，还是把衣服收进屋去吧。”

永福附和道：“我也觉得天色不大好。赶紧的，黑胖你也来搭把手。”

母女二人于是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门和晾衣架之间奔跑起来。

刘歇目瞪口呆，过了许久，他对张千道：“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张千恭敬道：“公爷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

夜里，金凤和永福躺在同一张床上。永福有些不舍地摸着金凤的脸，“黑胖，你明天就要走了。”

“娘，我还会回来的。”

“唉，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你一面。”

“娘，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

“对门的蔡诸葛是个好人，趁着能嫁的时候嫁了吧。”

“我想嫁，可是他好像不太想娶。”

“那等我当了皇后，派兵来押着他跟你拜堂。”

“好，乖女儿。”

“对了，黑胖，我问你，你今天跟你爹说的什么‘从’啊‘慎’啊的，是什么意思啊？”

“娘，那都是学究们杜撰出来欺负女人的混话，你不用管它。”

第二日，金凤便收拾了小包裹，搬进威国公府。

为了掩人耳目，刘歇依然派了张千来接她。进了威国公府门，门口却有一顶小轿停在那儿。

“小姐请上轿。”

“不是已经到了吗？”金凤很是奇怪。

“府里园子大，怕累着小姐。”

金凤吞了吞口水。

威国公府里的景致，正是碧槛红栏屈曲成，更兼了古杉风细似泉时。正庭的华美气派，并不妨碍各个小院里面自有一番别样的风情。金凤在卧梅院歇了片刻，换了一身干净衣裳，便被领着去见留鹤院的刘大夫人。

大夫人正带着二三四几个夫人归置金凤的嫁妆，听说金凤到了，便命人直接领进屋来。

金凤一进屋，扫视了一圈，便见上头坐着四个装扮得极为考究的贵妇人，有曲眉丰颊的，也有眼深颧高的，不过正中间那个倒是慈眉善目，沉静得很。金凤于是定了定心，在堂中跪下来。

“母亲大人安好。”

右首第一个扑哧一声笑起来，“大姐，这孩子倒自来熟，自己先认起娘了。”

“二姐，人家可是未来的皇后娘娘，你想给人家做娘，人家也未必答应。”

“三姐，您这话里酸味好重呢。”

二三四夫人于是纷纷用帕子捂了唇笑成一团。

金凤跪在地上没有动，终于等到大夫人悠悠发话，“她唤我一声母亲，再合适不过。”

话音虽轻，可是方才还笑得花枝乱颤的二三四夫人，听到这话立刻就安静下来了。

金凤对这位大夫人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于是站起来——一见过二三四夫人，又

规矩地回到原地跪好。

大夫人见她这样拘谨，微笑问道：“看你的举止，像是读过几年书的。”

“我娘送我去私塾念书，有四五年了。”

“想不到你娘还有这般见识。”

三夫人又咯咯笑起来，“再读也不过是个土包子罢了，怎比得上咱们的小才女白玉姑娘？”

“才女又如何，可惜没有这么好的命。唉，可恨三姐你当年没生个女儿……”

“四妹妹说哪里话，我没有女儿，难道你就有女儿？我们都是福薄的人。还是二姐姐命好，膝下有子，比什么不强？”

“三妹、四妹，你们说你们的，拉扯上我，又算是怎么回事？”

“哎……”

金凤这才恍然大悟，这三位夫人并不是在针对她，她们根本就是习惯了互相挑刺，见不得另两个有片刻的安生。

眼看三人又要唇枪舌剑起来，大夫人一声清音再落，“金凤。”

堂中顿时又一片静寂，管用得很。

金凤几乎要对大夫人顶礼膜拜了。

大夫人闲闲地托着一盅茶，道：“金凤，你嫁进宫去，这里便是你的娘家，不要太过拘谨。”

“是，母亲大人。”

“既然知道，怎么进来以后头也不抬？”

女人总是比男人要难应付得多，金凤开始思念起那位只有一面之缘的爹来，他虽然有些阴沉，却还不至于斤斤计较。

“……”金凤咬咬唇，抬起头。

屋里顿时响起几声清晰的抽气声，能言善辩的二三四夫人都沉默下来，就连不动如山的大夫人，手里的茶盅都倾了一倾，溅出两滴茶水来。

半晌，大夫人才轻轻地说：“这屋里太暗了些，湘翠，点几支烛火。”

屋中于是亮堂起来，然而未来的小皇后平静无波的脸上，依然黑得喜人。

见几位夫人的神情十分怪异，黑胖觉得自己有义务缓和一下气氛，便尝试着咧开一个友好的笑容。

于是，花容失色的四夫人手中的粉帕，便在这笑容里飘然坠地。

多么憨态可掬的……小黑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